

MARK LILLA

THE STILLBORN
GOD

Religion, Politics, and the Modern West

夭折的上帝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MARK LILLA

THE STILLBORN
GOD

Religion, Politics, and the Modern West

夭折的上帝

宗教、政治与现代西方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夭折的上帝:宗教、政治与现代西方/(美)里拉著;萧易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2

ISBN 978-7-80225-889-1

I.天... II.①里...②萧... III.①政治学:神学—研究 IV.B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1503 号

The Stillborn God

by Mark Lilla

Copyright © 2007 Mark Lill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New Star Press in conjunction with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夭折的上帝:宗教、政治与现代西方

[美] 马克·里拉 / 著 萧易 / 译

责任编辑: 吕 林

装帧设计: 林 涛 秦 嶷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960×1300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47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一版 2010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889-1

定 价: 33.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致谢

本书以我在牛津大学的卡莱尔讲座为基础,这个讲座发表于2003年的第二学期。牛津大学和卡莱尔委员会向我发出邀请,我希望能表达自己对它们的感激之情。在过去十年里,我对这个主题的研究曾获得过一些美国 and 德国团体的支持,它们也理应得到我的感谢。这些团体包括:古根海姆基金会(the Guggenheim Foundation)、高等研究院(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the 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爱因斯坦论坛(the Einstein)和埃尔哈特基金会(the Earhart Foundation)。

绪 论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

——《出埃及记》第20章第4节，第5节

偶像的黄昏已被延后。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从美国、法国革命到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西方的政治生活尤其以政治问题为中心。我们论证了战争与革命、阶级与社会公正、种族与民族身份认同。如今，我们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又在打响那些16世纪的战役——关于神启和理性、教义的纯正和宽容、感召（inspiration）和同意（consent）、神圣职责和良俗（common decency）。我们心神不宁，感到困惑。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神学的观念还会让人们头脑发热，激起弥赛亚的激情，后者令社会成为一片瓦砾。我们假想这种情况不再可能，人类已经学会把宗教问题从政治问题中分离出来，宗教狂热已成为过去。我们错了。

在我们所知的大多数文明中，在大多数时代和大多数地区，当

人类思考政治问题时,为了获得回答,他们向来是求助于上帝。他们的思想采取了政治神学的形式。政治神学是人类思想的一种原始形式,数千年以来,不论好歹,它一直为组织社会和促成行动提供丰富的观点和象征之源泉。这个明摆的历史事实在今天显然需要重申。对世俗化之必然性的绝对信心滋养了智识上的自满,这种自满已使得我们对以下的现象视而不见,这些现象包括政治神学的持久性,以及它随时塑造人类生活的明显力量。我们的自满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有着这样的前提,就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已经成功地创造了一个环境,处于这个环境当中,在今天,关于相互较量的神启的公共论战实际上是不可想像的。不过,这种自满也是替自己考虑的。每一种和平状态下的文明都倾向于认为自己已经解决了政治生活的根本问题,而且,当那种确实性跟一种历史学说紧密结合起来,它便诞生了一种信念,即其他文明注定了要追随同样的道路。沙文主义也可以拥有一副人性的面孔。

然而,我们西方人之所以觉得政治神学的持续吸引力难以理解,其中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缘由。那是因为,通过西方思想中的一场革命,我们与自身的政治神学的悠久传统分离了,那场革命起始于大约四百年前。可以说,我们生活在彼岸。当我们观察对岸文明时,我们感到困惑不解,因为照他们那样思考会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对此只有一份遥远的记忆。我们知道,他们跟我们面临政治生活中的相同挑战,向自己质疑了许多我们也质疑的相同问题,涉及正义、合法权力、战争与和平、权利与义务。然而,他们回答那些问题的方式对我们来说已变得陌生。把我们隔开的那条河流是狭窄的,可它也是幽深的。在河的一畔,对社会之基本政治框架的设想和批评都指向神的权威;在河的另一畔则不必如此。而这最终成为一个根本性的差异。

就历史而言,显得不同的是我们,不是他们。即便是在西方,

现代政治哲学也是一门相对晚近的创革,而在超过一千年的时间里,西方的基督教政治神学是惟一已具规模的政治思想传统。早期现代哲学家们希望能改变基督教政治的实践,然而,他们真正的对手是那种为这些实践做辩护的思想传统。通过抨击基督教政治神学和否定它的正当性,这种新哲学同时也挑战了那些基本原则;历史上,在大多数社会中,一向是根据这些原则来确立权力之正当性的,这就是那个决定性的分裂。这门新哲学的雄心是发展一种习性——即全然地依据人来思考和谈论政治,而不诉诸神启或宇宙论的推测。它希望让西方社会脱离一切政治神学,驶向彼岸。因此,起初作为思想实验的事物,成了一种对我们承袭的生活方式的实验。如今,基督教政治神学的悠久传统已被人遗忘,关于那种古老的人类追求的记忆也随之而去,那种追求曾经想要把整个人类生活置于神权之下。我们的实验仍在继续,虽然人们较少意识到发起它的原因,以及人们打算靠它去对付的那种挑战的本性。然而,那种挑战从未消失。

脆弱是一种让人不安的景象。我们在自己的孩子中看到这种情形,孩子们迷恋童话,在那儿,威胁他们小小世界的神秘力量被揭示、被征服。涉及对现代政治生活的思考时,我们依然像孩子一样,宁愿不去考虑它的实验性本质。反之,我们讲故事给自己听,关于我们的广阔世界的由来,以及为什么它注定会延续下去。这些是关于历史方向的传说,充满了堂皇的名词,用以描述那个照推测在进行中的过程——现代化、世俗化、民主化、“世界的觉醒”、“作为自由历程的历史”,以及无数的其他词汇。这些是我们时代的童话。无论是被满足于当下的那些人以史诗的形式讲述,还是被眷念伊甸园的那些人以悲剧的形式讲述,它们在我们的智识文化中所起的作用都等同于巫婆和巫师的故事在我们孩子的幻想中所起的作用:它们令世界变得清晰,它们向我们再三保证它是不可

改变的，它们免除了我们维系它的责任。

《夭折的上帝》不是一个童话。它是一部关于我们社会之脆弱性的书籍，这个社会是由西方的对抗政治神学的思想反叛所创造的。这也许像是一个不寻常的，甚至有悖常情的主题，既然目前西方国家彼此相安无事，而且自由民主的准则（尤其是关于宗教的）已得到普遍的接受。西方国家的确似乎已越过了某种历史分水岭，使得以下的情形变得几乎不可想像，比如神权政治可能会在我们之中诞生，或武装的宗教狂热分子可能发动一场内战。即便如此，我们的世界依然是脆弱的——并非由于我们的政治社会没能信守的那些诺言，而是因为我们的政治思想拒绝做出的那些许诺。

人类渴望获得保证。无论何种形式，政治神学所具有的一种强大吸引力就是它的整全性。它既提供了一种处理人类事务的思考方式，还把那些思想与更高层次的思想连接在一起，后者有关神的存在、宇宙的构造、灵魂的本性、所有事物的起源，以及时间的终结。存在着关于人类政治领域的思考和对那些或许不在其范围内的事物的神学思考，现代政治哲学的新颖之处就在于，通过分离这两种思考，它放弃了上述的整全性的主张。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新型的政治哲学比它取而代之的政治神学更为谨慎，因为它拒绝把对启示的更高诉求当成政治原则的正当理由。虽然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它是极具雄心的。任何地方的人都思考现实的基本框架，以及生活的正确方式，其中许多人被引向对神祇的思考，或去相信启示。照心理学的说法，从持有这样的信仰到确信它们是政治权力的正当来源，两者之间只有一小步的距离。从我们的历史书和最近这些年的世界大事中，我们获悉了这一点。在西方，人们今天仍在思考神、人和世界——他们怎么可能不思考？不过，大多数人似乎已经教会自己，不要走出干涉政治的最后那一步。我们不再习惯于把自己的政治论述与神学和宇宙论问题联系起来，而且我们不再认可启示是具有政治权力性质的。这是我们

自制力的一种证明。我们应该关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必须依靠自我克制。

我们的脆弱并不是制度性的,而是思想上的。以教义为特征的政治神学曾经影响了西方一千多年,它或许已经不再构成对西方思想的控制,然而,任何人都可能想到政治神学应对的那些问题,即便那些本性上不倾向传统宗教的人。而且,答案也不必是符合传统的。政治神学是一种思考方式、一种明智的习性(habit of mind),因而,对于那种促成了现代制度(我们如今视它为理所当然)的思想来说,它是一种永远可能的另类选择。哪怕政治神学的力量不足以驱逐那些制度,它总是有能力扭曲我们对它们的判断。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自己有必要了解政治神学的本质,以及它对我们现今思考方式所提出的智识挑战,早期现代政治哲学家们对此心知肚明。他们最伟大的著作不是开篇于探讨崇高原则,而是起始于对启示主张和宗教心理的检验,这是有原因的。他们知道,只有解决了那些引发政治神学的问题,他们珍视的原则(譬如政教分离、私下和集体拜神方面的个人权利、良心自由、宗教宽容)才能获得确立。当代政治哲学不再觉得有必要跟政治神学大动干戈,这反映了对我们所做实验的持久性和普遍性的巨大信心。那种信心是否得当,任何一个今天的报纸读者都能够做出判断。

我们需要重溯政治神学和现代政治哲学之间的张力。这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因为,如今的我们生活在彼岸。政治神学谈的是什麼,为什么在大多数历史时期人们曾被它们所吸引,为什么今天它依然对某些国家和文明有吸引力,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因为我们不再了解那些事情,我们也不再能够确定我们了解自己。

通过重现一场政教论战,《夭折的上帝》探究了这种张力,那场论战在西方持续了四百年,它起始于17世纪的英国,终结于20世

纪的德国。这不是一种对当时在政教争论中起作用的所有主要因素的综合研究,那要好多卷书才能写完,不如说,它引导读者去穿越一场独特辩论的各个阶段,在那场辩论中,政治神学跟它的现代哲学对手之间的对抗尤其激烈,争论是鲜明的,得失攸关是显然的。这是一部关于观念的分析性历史,但很大程度上是由事件组成的,它起始于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他们被一种弥赛亚激情所困扰,这种激情贬损了当时欧洲政治生活的品质,他们构想了一种取代政治神学的现代思想的另类选择。这部书结束于 20 世纪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既包括基督教的,也包括犹太教的,这些神学家以现代政治神学的名义拒绝那种智性传统,他们希望现代政治神学能复兴西方生活中的弥赛亚冲动。我们将着眼于少数几个作为典范的欧洲思想家,他们的著作标志着这场争论中的关键转折点。这些人物中有一些知名度很高,已经被人详尽无遗地研究过了;还有一些人则默默无名或已被淡忘。不过,在一场重大论战的进程中,他们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场论战揭示了对宗教和政治生活的现代思考中存在的隐秘优缺点。就像在司汤达(Stendhal)作品《帕尔马修道院》(*The Charterhouse of Parma*)中的法布里斯·台尔·唐戈(Fabrizio del Dongo),他意外地闯入了滑铁卢战役,这些思想家发现他们自己参与了一场更大的思想斗争——关于政治的要求、神的主张,直至人的本性。

并非那场漫长论战的起点,而是它那不体面的收尾促成了这本书。一战损失惨重,其战后时期目睹了一种弥赛亚政治神学在德国的复兴,这种复兴是严肃且完全出乎预料的。推动它的那些人中有些是新教徒,有些是犹太教徒;他们所有人都自命为现代人物,给出了转向圣经寻求政治灵感的现代动机。令谜团更为复杂的是,这些思想家对于那种曾经促发现代自由民主的思想普遍怀有敌意,他们中间为 20 世纪最不得人心的纳粹德国和苏联的意识形态做辩护的人并非是少数几个。这些人并不是天真的理想主

义者,鲁莽地研究起自己并不了解的宗教和政治观念。他们是有学识的人,融会贯通了他们那些哲学和神学前辈的著作,而且对于现代生活的进程有着高度成熟的见解。他们是保守人士,尽管不属于旧的流派;他们不诉诸于奇迹、圣经的绝对正确、天意或宗教传统。他们是朝向未来的,照神学-政治的词汇来说,他们把未来看成是一个救赎的时代,标志着一个黑暗时期的终结,后者是随着现代的到来而开始的。

从20世纪早期政治动乱的背景来看,这是一个较不重要的思想判断,一个小插曲。可是,从现代西方思想中有关宗教和政治的长期争论的背景来看,它就是一个主要的发展了。即便在今天,当我们想到弥赛亚政治神学时,我们想到了尚未进入现代的那段过去,或其他文化中的当代的发展。我们把它看成是过去或“他者”,认为西方会开创自己的政治神学,以一种彻底现代派的风格,这是令人惊讶和不安的。更让人不安的事实是,这些新型政治神学家们撰写了没法被轻易摒弃的富有创见和挑战性的著作。弥赛亚政治神学的复兴绝不是一种德国的失常行为,或是一种短暂、激昂的反应,面对在战争中崩溃的中产阶级欧洲,它是一种理由充分的回答,针对关于宗教本性及其与政治生活之关系的长期论战,这场论战吸引了欧洲思想家近四百年,而且仍未解决。

有两个问题引导了这本书的写作:什么样的哲学和神学行动使得重返政治神学看来是有必要的?就我们今天思考政治生活之方式的优缺点而言,这场论战的整体轮廓揭示了什么?我无意剖析那些社会或历史因素,它们或许曾让这位或那位思想家倾向于接受某些论点。我感兴趣的是重构这些论点本身,看看它们是否构成一场历时很多个世纪的持续对话,有关作为思考模式的政治神学和现代政治哲学的对立主张。现在我认为它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尽管,这要留给读者来做判断。这场论战被从头叙述到尾,

然而,实际上不得不以倒转的顺序来重构它。以魏玛的弥赛亚政治神学的复兴为起点,我被引回至主宰 19 世纪新教和犹太教思想的“自由主义神学”流派;从那儿回到关于德国唯心主义者康德和黑格尔之政治和宗教的撰述;从那儿又返回到现代政治哲学的双重源泉,即霍布斯和卢梭;然后,最终回溯到对基督教政治神学之基础动力的重新思考,那是早期现代哲学家试图回避的。〔1〕

虽然暴露我们现代实验的脆弱意味着一种建设性的行动,它并不提供慰藉。这本书不包含有关历史之隐秘方向的启示,没有指出一条龙来让我们屠宰,不褒扬或推动任何事物,也不提出行动的计划。写这本书的意图在于清理存货,帮助我们更努力地思考我们现今的生活,以及如果我们想要延续自己的实验,该做些什么。撰写这本书,以及它会在一个政治神学之长期挑战突然变得众所周知的时期被出版,这只不过是巧合而已,虽然也许这是件好事。在这里重构的故事将会提醒我们,现今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选择并非介于过去和现在之间,或西方和“其他地区”之间。它是介于两种主要思想传统之间,即两种面对人类状况的方式。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那些选项,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并承受自己选择的后果。那就是人类的状况。

〔1〕 读者将注意到,这本专题著作没有提到现代天主教思想家。理由是这儿重构的论战很大程度上回避了直到 20 世纪早期为止的天主教神学家,因为天主教高等教育在制度上是孤立的,而且教会在 19 世纪大部分时期对现代社会持有敌视态度。讲述天主教的故事,得要写一部单独的书。

目 录

绪论	1
----	---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危机	3
神、人、世界	4
为神绘像	8
神的化身	14
偶然的帝国	20
逃离	28
第二章 大分离	31
影像的碎裂	33
信教的人(一)	39
信教的人(二)	42
信教的人(三)	45
神学—政治的人	50
利维坦的自由化	58
彼岸	67

第二部分

第三章 伦理的上帝	71
好奇的心智,怀有希望的心灵	72
天真的和感伤的信仰	75
一种秘密宗教	86
理智的需求	90
人类污点	96

为胜利而欢欣的教会	105
后基督教的人	111
 第四章 中产阶级的上帝	 116
复和的职责	117
否定的途径	123
一个民族的精神	127
福音的准备	133
胜利者基督	138
中产阶级的上帝	143
神圣化	151
 第五章 一栋秩序井然的房屋	 156
父亲和儿子	159
第三条路	162
德意志精神与犹太精神	169
上帝的战场	176
 第六章 救赎的上帝	 183
圣徒们对革命的反対	185
神、人、历史	190
末世与乌托邦	196
1933 年的弥赛亚	204
1971 年的弥赛亚	210
先知与激情	216
 第七章 夭折的上帝	 219

附录:《夭折的上帝》之博客互动讨论 背景介绍	231
当作者遭遇博客: 马克·里拉访谈录	233
大分离 (约西·卡萨诺瓦)	242
里拉对《大分离》的回应	248
河的另一畔 (伊丽莎白·谢克曼·赫德)	251
三部分评论 (吉尔·阿尼亚)	256
利维坦的最后预言者 (詹姆斯·K.A.史密斯)	269
我们的特殊历史道路 (马克·里拉)	278
两本书,别扭地捆在一起 (查尔斯·泰勒)	293
游戏规则 (马克·里拉)	303

第一部分

